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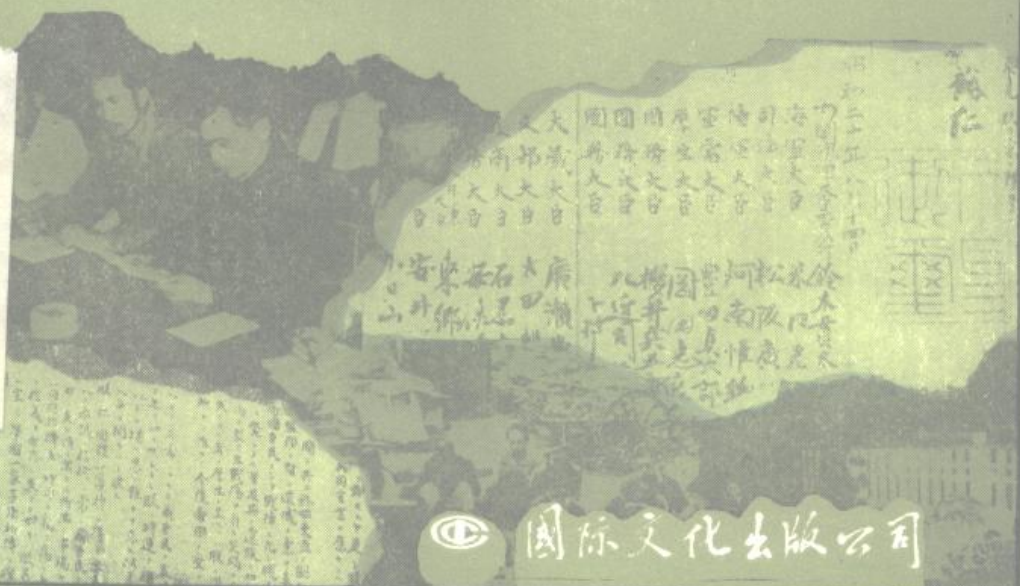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
八月

15

星期三

日本史上 最长的一天

金坚范 刘淑平 陆洁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

——八一五投降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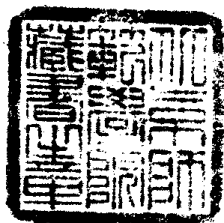
〔日〕 太平洋战争研究会 著

金坚范 刘淑平 陆 洁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892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五年·北京

1078927

JAPAN'S LONGEST DAY
* Compiled by
The Pacific War Research Society

根据日本讲谈社1981年版翻译

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

——八一五投降纪实

〔日〕太平洋战争研究会 著
金坚范 刘淑平 陆洁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5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西安第一次印刷

书号：11345·002 定价：1.00元

主要人物表

(按原著排列顺序)

| | |
|---------|-------------|
| 裕仁天皇 | |
| 阿南惟几大将 | 陆军大臣 |
| 荒川大太郎 | 日本广播协会技术局局长 |
| 荒尾意次大佐 | 陆军省军务课课长 |
| 不破弘中佐 | 东部军参谋 |
| 藤田久德 | 侍从长 |
| 芳贺丰次郎大佐 | 近卫师团第二联队长 |
| 莲沼蕃大将 | 侍从武官长 |
| 畑俊六陆军元帅 |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 |
| 畑中健次少佐 | 陆军省军务课军官 |
| 林三郎少佐 | 陆军大臣的副官 |
| 平沼骐一郎 | 枢密院议长 |
| 井田正隆中佐 | 陆军省军务课军官 |
| 池田纯久 | 总合计划局长官 |
| 稻留胜彦大佐 | 东部军参谋 |
| 稻叶正雄中佐 | 陆军省军务课军官 |
| 入江佐正 | 侍从 |
| 石原贞吉少佐 | 近卫师团参谋 |
| 石渡庄太郎 | 宫内大臣 |
| 板垣达中佐 | 东部军参谋 |

笈素彦
加藤进
川本信正
木户幸一侯爵
吉贺秀正少佐
近卫文麿
小园安直海军大尉
町村金五
松本俊一
三井安也
水谷胜雄大佐
森刚中将
大金益次郎
大桥八郎
迫水久常
佐佐木隆夫大尉
佐藤友男
柴田俊男
椎崎二郎中佐
下村宏
白石通则
曾我乙吉大尉
杉山一陆军元帅
铃木肇
铃木贯太郎男爵

官内省庶务课课长
官内省庶务局局长
情报局长官的秘书
内大臣
近卫师团参谋
前内阁总理大臣
第302海军航空队队长
警视总监
外务次官
侍从
近卫师团参谋长
近卫第一师团长
官内次官
日本广播协会会长
内阁书记长官
横滨警备队司令
内阁庶务课课长
《朝日新闻》记者
陆军省军务课军官
内阁情报局长官
第二方面军参谋
近卫师团第二联队长的秘书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
内阁总理大臣铃木的儿子、秘书
内阁总理大臣

高崎辰彦少将
竹下正彦中佐
田中静壹大将
立野守男
户田康英
东乡茂德
东条英机大将
德川良弘
丰田辅武海军大将
冢木诚中佐
梅津美治郎大将
和田信贤
若松惟一中将
安木玲子
米内光政海军大将
吉住正雄中将

东部军参谋长
陆军省军务课军官
东部军司令官
日本广播协会播音员
侍从
外务大臣
前内阁总理大臣
侍从
军令部长官
宪兵队军官
参谋总长
日本广播协会播音员
陆军次官
日本广播协会技术员
海军大臣
陆军省军务局局长

四十年前日坠时

——译者的话

屈指算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今已历时四十春秋。我们但知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颁布投降诏书，岂晓得当年8月14日到15日这二十四小时中，还演出过风云诡谲、惊心动魄的一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甘束手投降，死硬的少壮派军人密室策划，致有节外生枝，行刺大臣，兵变皇宫之举；一时间，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几使降表不得公告天下。这漫漫二十四小时，是日本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史上的重要一页。日本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的学者，为了不使史实湮没，让后人引以为鉴，花了几年功夫，走访参与这一幕的幸存者，查阅各种文献，终于在六十年代后期撰成此书，详记当天每小时的变化。后来又译成英文，发行数版。作者在序言中说，“但愿本书能为新的良好开端铺平道路。”

本书非同一般野史。凡出诸著书人手笔的人物感情，思想活动，举手投足，无不请当年身经其事的人一一核实。尽管年光流逝，记忆渐衰，叙事人在复述时又难免带有一己的感情色彩，这本书仍不失为翔实可信的史籍，也可以说是一部纪实体裁的长篇报告文学。我们根据1981年第三次印行的英译本，去芜存精，摘译了十余万字，介绍给我国读者。

1985年5月

那一天以前……

1931年，日本帝国陆军策划的满洲事变出笼了，它也因此成了日本国民生活的主宰。十四年后，到了1945年，天皇和多数大臣已经意识到仗是打败了，但是，怎么了结这场战争，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帝国陆军气焰还很盛，它既不服输，又不肯投降，而且声称只有它才懂得对国家最有利的是什么。这样一来，日本的最后一搏就不是对付外敌了，而是要和自己较量。在1945年8月最难熬的那一天，事情几乎弄得不可收拾。如果说斗争的中心人物是天皇，最后解决问题的也是他。

早在1942年2月，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就估计到美国必胜。他曾经私下劝说天皇“抓住一切机会，尽早结束战争”。后来，其他人也有这种会招致杀身之祸的想法，因为陆军的观点完全不同。

原打算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局设在瑞士的一个组织来秘密结束战争，可是却一事无成：许多人，包括天皇在内，宁可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斡旋”上，直到苏联对日宣战，他们才如梦初醒。以铃木贯太郎男爵为首的现内阁和以前东条英机内阁的色彩截然不同；帝国陆军曾经想同德国分霸世界，东条大将就是这个计划的设计者之一。铃木的外相东乡茂德是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派的首领；走这一步，虽然为时已

晚，日本国民仍免不了要吃苦头，可是，要想不彻底毁灭，只有这条出路。

主和派与主战派也有共同点：他们都不肯伤了国体的筋骨，都愿意为自己的信念和天皇献身。大家认为日本不能一日无君；除了这一点，其他方面两派几乎处处针锋相对。

投降前二十天的早上六点，东京海外广播局监听到旧金山播送的波茨坦公告。第一个采取积极行动的政府官员是外务次官松本俊一。他对东乡说，日本只有接受公告条款，不然，就后悔莫及了。实际上，他已经开始起草日本接受公告的文件，准备先发给驻瑞士和瑞典公使，再转致敌方。东乡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松本正在执笔。

“先等一等，”外相说，“事情不会这么容易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忧心忡忡，好象孤零零站在高处说话，生怕别人听见。“从公告现在的内容来看，陆军是决不会接受的。”

东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谈判毫无结果。本想请苏联驻日大使协助，结果没有成功；天皇打算派特使近卫文麿去莫斯科，可是，克里姆林宫不作明确答复；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一再电告东乡：“争取苏联决无可能……”尽管如此，东乡还是觉得在对公告作出答复前，应该再努力争取苏联“斡旋”。他当然不知道，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已经秘密在远东问题上对斯大林让了一大步，唯一的条件是要斯大林在欧战结束两三个月内对日作战。

7月27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了波茨坦公告，还研究了请苏联调停的可能性。最高战争指导会

议又称“核心内阁”，由日本的六巨头组成：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①。东乡在会上强调说，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和以前的有所不同；过去，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这次只提日军应无条件投降。他认为，拒绝接受公告是“极不明智”的。尽管阻力重重，他还是说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得到莫斯科消息以前，暂不对公告表态。

用什么方式把公告告诉国民，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当天下午，专门为此举行了内阁全体会议。

东乡还是打头阵。他说，公告是和谈的唯一基础，只有政府决断后，才能向全国公布。

厚生大臣冈田忠彦却有不同看法。他说，波茨坦公告已经向全世界广播，日本国民迟早会知道的，因此，政府应该先正式向全国宣布。内阁情报局局长下村宏也同意这个意见，他还说，如果迟迟不通告全国，外国可能以为日本政府对形势认识不足。

这时，与会者都注视着陆相阿南惟几大将。他是陆军的代表，虽然魄力不如前几任陆军大臣，在陆军中，还是权势最煊赫的人物。五十七岁的阿南精于箭道和剑术，深得少壮派军官敬重。他们认为，阿南是主张打到底的，而在历次内阁会议上，他的表现也确实是个顽固的主战派。

这一次，阿南认为，如果发布关于公告的消息，政府必须同时声明反对公告条款，并要求国民采取同样态度。

^① 日本的海军参谋长称军令部长，陆军则称参谋总长。——译注

最后，达成折衷办法：内阁只泛泛发布新闻——仿佛公告是来自梦幻之乡，而不是波茨坦。政府的立场暂不公布，报界要尽量缩小其影响，只准发表经过删节的公告，且不得评论。

日本政府打算暂不表态。尽管阿南一再要求发表措词强烈的声明，铃木还是赞成东乡的意见。他对记者说，政府准备“默杀”（mokusatsu）波茨坦宣言。不料，这个词闯下了大祸。“Moku”的意思是“保持沉默”，“satsu”则为“杀”；根据研究社出版的新日英辞典的解释，其组合词有几种意思：“不予置理”；“报以沉默的蔑视”；“默然无视”，等等。其中有一个意思是“明智巧妙地保持缄默”，当时铃木肯定是取的这一义；可是，次日消息在东京各报头版刊出时，却被理解成政府认为波茨坦公告不屑一顾，实际上，这等于断然拒绝。华盛顿当局、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也这样理解。

东乡得悉铃木对报界的答复后，怒气冲冲提出抗议；他说，这完全不符合内阁一致达成的决议。可是，他也懂得：总理大臣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什么补救办法也没有了。

这时候，日本还在等待苏联答复。

不料，8月6日美国人却先给了答复：在广岛扔下了原子弹。

8月7日，陆军的公报只说，“一小批B—29型轰炸机”空袭了广岛，造成“重大损失”，用的是一种“新型炸弹”。当天，东乡把杜鲁门在原子弹爆炸后发表的声明通知内阁，

可是，政府没有采取对策。

8月8日，东乡力劝天皇尽快接受波茨坦公告。于是，天皇请外相转告总理大臣：鉴于敌方使用了“新型”炸弹，日本已没有力量再打下去了，应尽早努力结束战争。据内大臣木户侯爵称：天皇认为，他个人的安危是次要的，而务必不可重演广岛惨案。

铃木打算召开紧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可是一位大员因“要务”外出，会议只得延期。

当天下午，日本驻苏大使被引进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佐藤本想寒暄一番，把会见的气氛搞得友好一些，可是，莫洛托夫毫不客气打断了他的话，念了一篇简短的声明，其结尾为：“……苏联政府宣布：自明日（即8月9日）起，它将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两小时之内，红军攻入满洲，重创一度自诩为常胜的关东军。

8月9日上午八点，东乡赶到铃木官邸，愤然要求立即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宝贵的时机已经错过，现在必须尽快结束战争。

铃木表示同意，他对内阁书记长官迫水久常说，“让本届内阁为全国负起结束战争的责任吧。”按惯例，铃木内阁既有辱使命，没有争取到苏联的“斡旋”，就该集体辞职。不过，这是非常时期，看来铃木已决心尽力收拾残局。

接着，东乡又走访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相历来是主和派，他再次表示：除求和外，日本无其他出路。

这时候，天皇也已经和内大臣木户侯爵谈过，并吩咐他再次转告总理大臣：应尽快结束战争。刚进宫的铃木得悉御

旨，表示将立即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并征求重臣意见。所谓重臣，是指卸任的总理大臣，他们负有时时向天皇进言的责任。

当天上午十一点，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爆炸。半小时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宫内举行。到了这种时候，会议竟然还慢条斯理地在讨论。

主持会议的铃木说，鉴于广岛被炸和苏联侵入满洲，日本实际上已无法打下去了，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别无出路；他请大家发表意见。

铃木说完，会议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局面。

最后，竟是米内海军大将先开了口，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1940年，米内当过总理大臣，后因反对与德国、意大利结盟，被迫辞职。他和铃木、东乡一样，意识到当前危机四伏，陆军省好战的少壮派军官随时可能采取暗杀手段。他说，“如果大家都不肯说心里话，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我们究竟是无条件接受敌人的最后通牒呢？还是要讲条件？如果讲条件，最好现在就摆到桌面上来。”

这时候，其他人才开始各抒己见。各方意见只有一点是一致的：必须保留天皇体制；除此之外，分歧很大。

铃木、东乡、米内主张接受盟国哀的美敦书，条件只有一个：保留现有国体。陆相阿南、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长官丰田辅武则提出了其他条件：占领军人数应控制在最低限度；由日本自己审判战犯，敌方不得插手；由本国军官来解散部队。失败或投降显然是阿南等人不能接受的，他们的用意在于尽量缩小这两者的影响，甚至从根本上否定。

东乡激烈反对；他说，日本已危如累卵，条件提多了，盟国可能干脆拒绝谈判。梅津却反驳说，日本还没有打败，如果敌人进犯本土，日军还能抵挡，甚至可能驱敌入海，叫它付出惨重代价。

这时候，已到下午一点，会议足足开了两小时。尽管已传来长崎被炸和满洲沦于苏联之手的消息，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僵持不下，始终是三比三的均势。铃木建议休会，待下午开过内阁会议后复会。

大约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休会的时候，天皇应情报局局长下村宏之请，在宫内接见了。一般的陛见最多不超过三十分钟，这一次却长达两小时。事后，下村笑着对他的秘书说，“一切都谈妥了。陛下同意向全国发表关于和战问题的广播讲话。”

如果确实如此，日本国民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国君的声音。

决定日本命运的内阁会议于8月9日（星期四）下午二点半在总理大臣官邸召开。外相东乡首先报告了当前形势。当总理大臣征求海相和陆相的意见时，他们都再次陈述了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发表过的见解。

农商大臣、运输通信大臣、军需大臣不同意阿南意见。他们指出：冲绳已成为美国将来进攻九州的桥头堡；国民已精疲力竭；水稻长势是1931年以来最糟的一次；近几周来，轰炸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而且还可能变本加厉；敌舰

已开始炮轰沿海城市；简言之，日本已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力量和手段了。

阿南暴躁地嚷道：“够了，够了，这种情况谁都知道。不管形势多么不利，非打到底不可！”

内务大臣安倍源基提请会议注意：如果内阁决定以投降结束战争，他无法保证国民会绝对服从。安倍追述了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一批血气方刚的少壮派军官纠合两千来人发动兵变，造成流血事件。总理大臣险些丧命，大藏大臣、侍从长和内大臣都受了伤；这几位大员是自由派，少壮派军官想清除他们对天皇的影响。叛兵占领了陆军省、东京警视厅和总理大臣官邸，直到天皇亲自干预，命令陆军大臣采取行动才平息兵变。安倍不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免旧事重演。

会议于五点半休会，六点半复会。讨论到十点，铃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只得宣布散会。

会后，铃木和东乡私下简单交换了意见。他们都意识到只有采取一项无先例可循的措施，才能打破目前的僵局：吁请天皇运用他的影响。当天早些时候，东乡已经和铃木谈过这件事，他们都同意：一旦出现无法解决的僵持局面，只有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裁决。

按日本政府的议事惯例，只有内阁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呈请天皇裁决；在一般情况下，内阁本身有分歧，是不应该惊动天皇的，只能自请辞职。可是，铃木已决定不提出辞呈，他和内阁要负起结束战争的责任，而这又需要天皇运用其独一无二的影

铃木和东乡意识到形势十分险恶，走错一步棋，会有杀身之祸。当前最有实力的是陆军，它历来独断独行。如果陆军的愿望不能达到，会采取暗杀手段，甚至干脆发动兵变，以清君侧为借口。铃木和东乡担心飞来横祸，无法签署唯一能拯救日本的文件。

当晚，他们赶到皇宫，天皇立刻接见。铃木先请东乡奏明两次会议的经过，然后建议天皇君临当晚再次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天皇早有准备，当即准奏。

铃木随即下令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然后再举行内阁全体会议。两位大臣告退后，天皇又召见内大臣木户；这是木户当天第六次晋见天皇。

四十四岁的天皇即位于1928年，战争爆发以来，他的生活很简朴。一般在七点起床，盥洗后，先读报，然后做祈祷。早餐很简单：面包，麦片粥。九点半开始工作，直到中午。午餐无非是蔬菜和用面食做的清汤。餐后继续处理公务；一天工作结束后，去御苑散步。他不抽烟，不喝酒，睡觉时很容易惊醒。

8月9日晚十一点五十分，天皇在侍从陪同下走进狭窄的地下防空洞，国家的命运现在要由他决定。与会的除六巨头外，还有内阁书记长官迫水久常和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他们是总理大臣请来的。

铃木先请内阁书记长官朗读波茨坦公告，然后，由他本人报告了前两次会议的情况：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意见分歧，分成三比三的两派，而按宪法有权批准日本投降的内阁会议

又分成三派：六位大臣赞成在保留现有国体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三位同意阿南提出的四个条件，另五位主张不应该只提一个条件，但也不必多至四项。

铃木请外相发言。东乡重申了接受公告的各项理由，他认为，如果敌方能保证不触动国体，投降事刻不容缓。

铃木又请海相表态。不善辞令的米内只站起来说了句“我同意外务大臣的意见”，就坐下了。

阿南大将立即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日本必须打下去，胜负要到保卫本土之战打响后，才能见分晓；即使投降，他提的四个条件，一个也不能少。梅津也同意阿南意见，他说，日本仍是敌人有力的对手，如果现在就无条件投降，有愧于战死的将士。

接下来，本该轮到军令部长丰田，可是铃木却先请特邀出席会议的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发言，因为根据宪法，与外国缔结的条约，都需经枢密院批准。平沼先提了几个问题：与苏联交涉的经过，哪些人可能被定为“战犯”，日本对付空袭和入侵的能力；然后说，除了必须保留国体外，也不妨要求就其他三项条件进行谈判。

最后发言的是丰田，他除了主战外，还说，如果不是由本国军官解散海军，他不能保证下属的行为。

铃木再次起立。他说，鉴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形势又万分紧急，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他转身向天皇奏道：“请陛下裁决。”

室内一片静寂。与会者也许没有料到铃木竟会请天皇裁决，因为在现代日本史上，这是没有先例的。